

上海书展
②

浙江十二时辰

2019上海书展正在进行,将持续到8月20日。

从杭州到上海,在1000多场活动里逛一逛,很自然地会关注到与浙江相关的现象——包括浙版书,浙籍作家,以及被书写的浙江人。

于是,在“长安十二时辰”成为一个流行词之时,我们也总结了上海书展上与浙江有关的“十二时辰”,它们不是具体的一天,而是十二个时刻的集合,从中你可以读出十二个故事,或者拎出十二本书。

9:00(8月17日)

因为余华,签售队伍排到场外

周六一早,逛书展的读者陆续来到上海展览中心,人流并没有想象的多。但有一个地方,因为余华等作家的到来热爆了。

因为一套《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系列》,余华出现在东一馆底层的活动区。到签售环节,不但书被“抢光”,队伍也迅速排到了场外。因为队伍太长,怕影响后面的活动进行,一位读者说:“余华没有全部签完就‘跑了’。”

10:00(8月15日)

《百年大变局》,作者咖位够高

8月15日上午10点,有一个作者咖位很高的新书分享会,将读者聚拢到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

这本书是《百年大变局》,这场题为“考世界之变,强中国之策”的分享会,由红旗出版社和参考消息报社共同主办。

《百年大变局》的作者有国内一流专家学者,还有前国际政要及国外一流专家学者,强大的作者群让《百年大变局》一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观点多元,极具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10:30(8月16日)

王旭烽把西湖的爱情故事说给你听

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作家王旭烽携《西湖十景》系列小说现身上海书展,西子湖畔的每一景,都有一个爱情传说,王旭烽在上海说给更多人听。

11:00(8月17日)

90岁徐永辉,最年长的书展嘉宾

90岁高龄的前《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携《家国天下》在上海书展举行分享会。

红旗出版社总编辑徐澜说,90岁的上海爷叔徐老,破了上海书展最年长嘉宾纪录!

1950年春天,徐永辉刚进浙江日报社工作。社长交给他一台老式的折叠式照相机,要他去农村采访。他为一位名叫叶根土的农民拍一张全家福,此后,为叶家拍摄了成百上千张照片。

《家国天下》精选照片三百余幅,既是10户普通人家70年连续而完整的家庭档案,也是共和国70年从贫穷到富强历史进程的缩影。

11:30(8月14日)

在上海,朱生豪开启莎翁译旅

8月14日,莎译巨匠朱生豪的儿子朱尚刚在上海书展,举行《朱生豪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新书发布会。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起点在上海,《朱生豪在上海》叙述了嘉兴人朱生豪在上海的职业、情感世界、译莎起始、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作“小言”(反映了翻译家在法西斯战斗中的历史画卷)、婚姻生活,以及所播撒的莎翁文明之火。

14:00(8月16日)

张纪中的“江湖”,难忘金庸

张纪中写《人在江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很多笔墨着力于一位浙江大家的身上——他是金庸。

8月16日下午,导演张纪中邀来林谷芳、黄晓明、吴樾为他的新网站台。《人在江湖》中,张纪中用两万字篇幅回忆与武侠大师金庸交往的细节,他说:“金庸先生是一位非常坚韧的大侠,对于美的东西,仍旧像少年一般纯真,这给我非常大的一种心灵上的碰撞,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拥有侠骨禅心的人。”

本报记者

14:00(8月17日)

孙雯 一本书,看尽丰子恺朋友圈

在上海图书馆,丰子恺的外孙女雪君将上海文化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和他的朋友们》中的故事,讲给读者听。

大寒

弘一法师、鲁迅、梅兰芳、叶圣陶、贺昌群……宋雪君道尽他们与丰子恺的友情、艺术本心与人生际遇。

马原

14:30(8月16日)

我有一点羡慕当年写藏区小说的马原



2019上海书展的众多活动中,都有作家马原的身影。

8月16日下午,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分会场思南文学之家,浙江文艺出版社邀请到马原,作家、评论家程永新,作家宁肯,一起就马原的两部藏区小说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和《拉萨河女神》展开了对话。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

几位老友,彼此了解,他们坐在一起,必然忆起创作生涯中的诸多往事。

马原先锋小说的领军者,但他到现在仍然是“无冕之王”——他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只是几个朋友给他颁发过一个“老虎文学奖”,当时马原很激动地说,终于拿到一个文学奖,奖金是一元人民币。

8月16日,文学界还有一件大事: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那么,关于文学奖,也是几位作家、评论家坐在一起聊起的话题。

在这场“老友记”中,我们选取了马原的部分谈话,来看他怎么说——

(以下为马原部分自述)

不得奖多难啊

前两天和责编,一位90后的小孩聊天的时候,他问:马老师这两部书里都是你三十多年以前的小说,你现在看这个有什么心得?

我说——这家伙写得真好,比我写得好。

三十多岁的马原和六十多岁的马原其实不是一个马原。我可能对我现在的写作能力、经验都还有一定的自信,但是我没有我三十岁时候那种昂扬、激情、青春的面貌,我没有。我就是个六十,快到七十的马原。我还是有一点羡慕写这两本书的马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那一茬作家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影响非常大。我周围所有朋友都会在漫长的时间里某一段被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奖,中国文学四十年,一直是文学奖伴随着整个历史。但我没有得过任何哪怕县域的奖,我周边的朋友得过多少个回合了。

这个话题蛮有意思,我慢慢地心如止水,所有奖跟我没有关系,我对得奖没有期待。后来,心理慢慢发生奇怪的变化,我发现得奖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得奖了,不得奖多难啊。

文学挺奇妙的,他们说我是“无冕之王”,我知道这是很衷心的安慰的话。宁肯曾给我一个刊物奖,因为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聊天,说到了我一直没有得任何奖,他们几个掌门人说:马上给老马一个奖,实际上是他们给我的安慰奖。

对当年的走红毫无准备

在我的文学价值论里,我一直觉得永恒才重要。我一直觉得文学最高的妙处是藏,或者是隐。

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1/8,7/8是在水下的。海明威是最典型的水面上的部分做到最小,而把最大的部分隐藏在水面之下,纪德也是这样,包括我个人特别崇拜的十九世纪的小说巨人霍桑,都是属于文学历史上少数最关心灵魂的作家。

这些作家是我的价值标杆。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走红的事情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那时候媒体上是不出现照片的,我还是会被拦住,要跟你留影,甚至签名。我都做过人家女孩子没有地方请我签名,让我写到胳膊上的事情。八十年代的时候,文学突然就这么狂热,我自己心理准备都不够。

我内心希冀我的小说十年后有人看,三十年以后有人看,我也希望我的小说三百年以后还有人看。这是我作为小说家自身的愿望,能不能做到不知道。

这回曹社长出版我八十年代的西藏小说,我也想体会一下,看看能发行多少,其实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测试,希望我的小说能够留下来,留在时间里。



浙江24小时APP

详细报道,请扫码提取